



巨谷川流

小格译

插图：【日】名

涼宮ハルヒの憤慨

涼宮春日 的 憤慨

凉宫春日的愤慨

【日】谷川 流 著 小 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愤慨 / (日) 谷川流著; 小格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27-5640-7

I. ①凉… II. ①谷… ②小…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640 号

Suzumiya Haruhi no Fungai

© Nagaru TANIGAWA 2006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22 号

凉宫春日的愤慨

〔日〕谷川流 著 Noizi ITO 插图 小格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9 字数 98,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40-7/I·3312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64511411



001·····总编★一直线

彷徨之影·····094

后记·····179



☆ 给★一封信



“不行！”

春日直言不讳地吼道，将原稿退了回去。

“不行吗？”朝比奈学姐发出近乎绝望的声音，“我已经绞尽脑汁了……”

“不行，完全不行！这可不是突然给你的东西啊！”

春日靠在团长桌上，将耳朵上夹着的红色圆珠笔取了下来。

“这个开头实在是太俗气了，什么‘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写法简直毫无新意！多动动脑子，开头一定要吸引读者才行，第一印象很重要啊！”

“可是……”朝比奈学姐战战兢兢地说，“童话不都是这样开头的嘛……”

“这种想法太过时了吧！”春日立刻狂妄地反驳道，“转换思维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的构思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你一定要学会逆向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全新的东西来！”

看来我们几个渐渐感到自己偏离了主流，全拜春日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所赐——又不是投球手要封杀对方冲向一垒的牵制动作，难道什么都是反着来才好？

“总之——这个不行！”

她边说边用红色圆珠笔在打印的原稿上写下“作废”两个字，将稿子随手丢入桌旁的纸箱。原本装满橘子的纸箱里，如今堆满了要塞进焚烧炉的废纸。

不行!



“重新写份新的交来吧!”

“好吧……”

垂头丧气的朝比奈学姐无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到她在座位上抱着头、紧握着铅笔的可怜模样,我的心中不禁涌出对她的无限同情。

无意中,我将目光转向长桌的一角,那里一向是社团教室重要的风景之一。没想到的是,此时此刻,手不释卷的长门竟然没在看书。

只见长门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每隔几秒钟就敲几下键盘,接着又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再啪嗒啪嗒地敲几下键盘。

长门用的电脑是她在游戏大赛中赢得的奖品——一台从电脑研究社赢来的笔记本电脑,而我和古泉面前也是和她一样的笔记本电脑。我实在没想到可写的东西,笔记本的散热风扇已经发出阵阵杂音。古泉的手指轻快地敲击着键盘,那声音听起来令我很是不爽。不过,这家伙还真挺厉害,已经决定要写些什么了。

只有对机械抱有成见的朝比奈学姐坚持在复印纸上写字,但是,目前她仍与我保持同步,手都停了下来。

唉,实在是没什么好写的……

“嗨,大家写得怎么样啦?”春日的精力果然非比寻常,“你们要是不赶快交出原稿,就无法着手编辑工作,这样就来不及装订了!动作要快一点啊!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写出来嘛!又不是写拿去评奖的长篇小说!”

春日的脸上似乎绽放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自信之花。不过在我看来,那花却好像被虫子蛀过一样。

“阿虚,你的手一动不动,只盯着电脑屏幕,这样根本不可能写出文章来啊!不管怎样,先试着写写看啊,然后打印出来给我看。如果我觉得好看就算合格,否则——只能退稿!”

此时,先前对朝比奈学姐的同情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为什么

我必须做这种事情呢？不仅仅是我，一旁呻吟的朝比奈学姐、坐在对面微笑着的古泉，是不是也该点燃叛逆的狼烟呢？

唉，谁让凉宫春日这个 SOS 团团长的特性向来如此呢——她一向无视我们的抗议……话说回来，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家伙可以在团长的位子上随心所欲呢？

我的视线从春日那急于把别人的原稿扔进废纸箱而后快的笑脸移到了她胳膊的臂章上。

平时的臂章上通常是“团长”两个字。当然，之前也一度改成“名侦探”或“超级导演”之类的，这次则是非常醒目的新头衔——“总编”！

事情的起因要从几天前说起。

那是第三学期的某一天，期末的脚步声正嗒嗒地在耳畔响起。本该优哉游哉的午休时间，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传唤！”长门有希如是说，身材高挑的古泉一树则站在她身旁。

这两个人竟然一起到教室找我，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出一微米的好兆头。

对于停下吃便当来到走廊的我而言，只想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什么传唤？”

对于当时状态的我而言，想得到的只有这句话。

就因为抱着各种面包和西瓜饮料回到教室的谷口说了一句，“阿虚，你的麻烦来了”，我就赶快跑了出来，没想到竟然是这两个家伙站在走廊里——真可谓充满意外性的组合，但从长门与古泉一起行动这一点来看，实在不是什么能让人接受的组合。

我先是望向从说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后就始终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的宇宙女孩，三秒钟后，我又望向古泉那英俊的面孔。

“拜托你说明白些。”

“当然，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古泉伸长脖子朝五班教室里看了看，“凉宫同学不会很快就回来吧！”

“第四节课刚一结束，春日就飞奔出去了，说不定现在正在食堂里啃桌子呢。”

“这样最好，这件事不想让她听到。”

我意识到这可能也不是我想听的消息。

“实际上——”古泉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这件事是否值得高兴，也是因人而异啦！”

“好了，快说吧！”

“学生会主席发出了传唤指令——今天放学后，到学生会活动室报到。简而言之就是传唤！”

啊哈——我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终于来了吗？”

学生会主席的召集令——我可不是听过之后还会想“为什么”的毫无自知之明之辈。这一年里，学生对 SOS 团校内校外引发的恶行一直置若罔闻，在我看来真可谓仁至义尽了。最开始是什么来着，是到电脑研究社洗劫电脑的事件吗？不对，那个早在去年秋天的游戏对决后就解决掉了。据我所知，电脑研究社曾经向学生会提出了诉讼，游戏失败后不久，就听说那个社长无条件撤消了诉讼。

是之前为了拍电影闹得太过火了？要是这样的话，时间未免隔得太久了吧？校庆之后，学生会曾经改选过，难道说现任主席现在才想起解决前主席留下来的烂摊子吗？该不会是附近神社散发的印有我们头像的通缉令终于传到北高了？正月去神社参拜时到处乱跑乱撞还是做得有些过分了……

“没办法啊……”

我耸耸肩，无奈地望向窗边最后那张主人不在的桌子。

“春日她啊，一定会欣喜若狂地杀到主席面前，唇枪舌剑一番。搞不好最后会演变成乱斗呢！到时候，调停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古泉！”

“你误会了。”古泉明确地给予否定，“被传唤的不是凉宫同学。”

什么？难道是我吗？喂，讲不讲理啊！就算春日拥有像鲸须做成的发条一样强有力的反弹力，但是，把我找来当替罪羊真是太卑鄙无耻了！虽然学生会不过是校方操纵的傀儡，可腰身软到这个份儿上，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不，也不是找你。”古泉干脆地回答道，看起来似乎很得意，“受到传唤的人只有长门同学一人。”

什么？这不是更讲不通了吗？我承认，长门的特点是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会保持沉默，她作为说教的对象当然是很合适的。但是，她会自始至终毫无反应的，说她也是白说。

“学生会主席要找的是长门？”

“主语和宾语搭上了呢——没错，学生会主席指名传唤长门同学。”

可长门本人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站在一旁，平静地接受着我的奇异目光，额头的刘海轻轻地动了一下。

“怎么回事？学生会主席找长门干什么？难道想让她当学生会的书记吗？”

“不是，书记一职早有人选了。”

“那就快说说到底为什么啊！难道是你的 DNA 让你说话一定要拐弯抹角吗？”

“抱歉，那我就简单明了地说吧。要见长门同学的理由很简单，听取关于文艺社活动情况的汇报，并对该社团今后废存问题进行讨论。”

“文艺社？这——”我差点儿就说出了“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

“……”

长门一动不动地望着走廊的尽头。

表面上看，她和那时戴着眼镜的白皙面孔一模一样。还是我被

春日拖着冲进社团教室时看到的那张面无表情的脸，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原来如此。”

SOS 团长期霸占着文艺社的活动室作为基地，但是，正式的文艺社成员从一开始就只有长门一人，我们不过是单纯的寄居者，说成非法占据者也不为过。虽然春日很想确保自己对文艺社的绝对占有权，不过，学生会一定主张大家讨论后的意见吧。

古泉大概是读懂了我的心思。

“学生会首先通知的是我，由我转告长门。”

“为什么先通知你呢？”

“因为直接告诉长门的话，她肯定会置之不理吧。”

“话虽这么说，但你和我都与文艺社没有任何关系啊。”

“没错，不过，本不是文艺社成员的我们长期霸占着文艺社的活动室，还从事一些与文艺社没有任何关系的活动，即便是学生会以外的人都觉得可疑——这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只是之前的学生会对此不加干预罢了。”

说出事情真正原委的古泉露出一抹微笑，搞不清楚他到底站在谁的一方。

如果我是学生会执行部的一员，也有可能过来找茬，但是，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就像是懒惰的户主不去修理漏雨的屋顶一样，SOS 团难道没有被学生会无视吗？

“上届学生会就是这个样子的，但现任主席好像觉得用一般的办法已经无法对付我们了。”

古泉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着，看了长门一眼。

当然，长门没有任何反应，她只是把目光的焦点从走廊的尽头移到了我的脚边。她似乎在为自己给别人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

我根本没觉得长门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据我所知，在每次行动中向空中播撒“麻烦”的家伙只有一个人，只有她才是真正的麻

烦——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唉，无论何时，春日都会带来麻烦的！”

从那个家伙大叫着“从现在起，这间教室就是我们的活动室啦！”从那天开始，麻烦就来了！

“希望这件事你能对凉宫保密。”古泉说，“这件事可能有点儿麻烦，放学时，你尽量趁她看不到时候去学生会吧。”

“我知道了。”

但是，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突然感到不妙。

“等一下，为什么我也要？学生会主席找的又不是我！我可不是那种恬不知耻介入他人事务而得意忘形的人啊！”

当然，如果是长门请我同去的话，我是很愿意奉陪的，但就算这样，也轮不上古泉来拜托我吧？而且，我认为长门一个人去更合适，因为对方看到长门或许会感到胆怯吧。

“对方答应了，我才奉命传达消息的。虽然自动请缨担当长门同学的代理人，承担全责也可以，万一以后发生意外的话，就不好办了。而且，代理人业务本来就不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再说，平心而论，你才是凉宫的代理人啦！”

“让春日本人去不是更好吗？”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古泉夸张地瞪大了眼睛。

我对这家伙蹩脚的演技嗤之以鼻。说实话，我很清楚，如果把凉宫那个“炮弹女”扔到学生会，无疑会引发一次“大爆炸”。想想冬天的那次合宿中，春日对长门的高度重视就知道了。仅仅是听到“长门被学生会……”那家伙就可能立刻飞出去，一口气冲到学生会，破门而入。说不定那家伙还会突袭教师办公室，甚至是校长办公室。这样一来，那家伙肯定是感到很爽啦，不过，到时候最头痛的一定是我。我和古泉不一样，没有什么家庭背景，转校的事我想也不敢想……

“那就拜托了！”

古泉满脸笑容，他似乎早就算准了我的回答。

“主席方面我会先跟他说明情况的。那么，放学后学生会见！”

在春日的地盘表明了态度后，古泉迈着轻盈的步子从五班教室前离去。之后，娇小的长门也随他离开了。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这一学期真的就要结束了。

无论怎么说，古泉和长门都是为了 SOS 团才安于现状的。团员之间共享的却对春日隐瞒的秘密，正与日俱增……

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感伤。

为什么古泉对自己沦为学生会主席的传信鸽一事处之泰然？我完全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第六感好得出奇的春日还是发现了我的可疑举动，那是第五节课结束时的休息时间。

忽然有什么尖尖的东西戳着我的背，我回头望去。

“你为什么那么心神不宁啊？”春日边用手指转着自动铅笔边说，“一副要被谁传唤的样子！”

我早已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出虚构成分为百分百的谎话。

“是啊！我被冈部传唤了。午休时，他特地跑来跟我说的。”我含糊不清地回答道，“他对我的成绩有些不满。如果我这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不好，他就要找我爸妈来谈话了……还说我要是想升学的话，从现在开始就得调整好心态了。”

虽说想调整心态，可我实在是没法做到。当然，刚才的一套老生常谈并非信口胡说，因为谷口之前就曾被灌输过同样的大道理。我们交换情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老师身上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因为他们确实像亲人一样，担心着我们的前途。

重要的是谷口的成绩和我差不离，那家伙可以满不在乎，我自然也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唯一的紧迫感也变淡了，我只是

奇怪,为什么国木田总能毫无理由地保持着那样好的成绩?太不正常了!

“什么?”春日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托着下巴说道,“不会吧,你的成绩有那么危险吗?你上课时听得比我还认真啊!”

春日边说边向窗外望去。流云的速度似乎正诉说着风力的大小。

别把你的脑子和我的相提并论。我的大脑和时空扭曲、信息爆发出的灰色空间毫无关系。春日的脑袋如果是破天荒版,我的就如同迷你短腿猎狗一样可爱。

“听了也不懂,不过在浪费时间而已。”

我本打算说这些,但是,这毕竟不是能挺起胸膛说的话。

“嗯?”

春日仍然望着窗外的风景,好像在对不会说话的玻璃讲话。

“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补习,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只是重复课堂上的内容。在阅读和现代语文方面,我讲的肯定比老师讲的容易理解得多!”

“那些家伙可真差劲儿!”春日小声嘟囔着,瞥了我一眼,又把视线移开了,她考虑了一下后说道,“你看,实玖瑠是不是也慌慌张张的?我们学校本来就是县立高中,却那么在意升学率,高二的学生一定很辛苦,什么特别辅导啦、模拟考啦,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次修学旅行,最后也泡汤了。早知道这样,就该高一的时候去嘛。校庆不应该安排在秋天,而是春天……你说是不是?”

一口气说了一大通,她又开始观察窗外的流云了,看上去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

“是啊。”我也开始观察云朵,“我只希望能够顺利升学……”

万一不幸留级了——

“你好,凉宫学长。”

“啊,笨蛋虚,快去给我买个三色面包,钱以后再说!”



恐怕类似的日常对话会在社团的活动教室里反复上演，一想到这个就让我气愤不已。为了避免发生那样恐怖的事情，拜托春日帮忙搞一套期末考试的预测题集应该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吧——对了，让长门也加入考前猜题小组一定更好。这本题集肯定能卖上五百日元，到时候，我就成了小富翁了！谷口一向是我的死党，给他打个七折好了……

“休想！”

这么赚钱的提案竟然被春日一口回绝了。

“那样做的话，你根本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的方法，只能应付一时，万一碰到复杂的应用问题，你就死定了！如果不求甚解就无法触类旁通。不过，你大可放心，只要接下来的半年你努力学习，肯定可以赶上国木田的！”

你也不用那么热情吧，万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出答案时，你又会怎样呢？

“又——错——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笨——蛋！笨蛋！笨蛋！”

一想到春日会用黄色的喇叭筒敲打我的头，我还是不去想象可能发生的情况为好。

“有什么不懂的，我会来问你，你回答我就行。其他的，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你这么做不是得过且过吗？”她一针见血地说。

她的话倒是没错。

“那你说要怎么做嘛！”

春日的嘴撅得老高，猛地向前探出身子。

“我绝不允许 SOS 团的团员留级！如果发生这种事，学生会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大大地奚落一番，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你必须努力学习，不然，到那时我们就麻烦了！听到没有？！”

春日怒目而视、眉头紧锁。嘴角含笑——她就那样以一种奇怪

的表情说出一大串犀利的话语，直到我死心塌地地同意她的观点。

放学了。

我佯装要去教师办公室和春日道别。走出教室后，我直奔学生会。学生会就在教师办公室旁边，不用特意绕道，很方便。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紧张，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

我完全不记得学生会主席的脸是什么样子的，之前曾在校庆后的学生会选举中瞄过他一眼。那时，我的确去礼堂听了竞选者们的演讲，不过，我无党无派，随手在投票纸上写了最常见的人名，而那个名字一瞬间就忘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呢？既然是主席，应该比我大一些，肯定是二年级的，至少比电脑研究社的头儿有派头吧。

我在学生会活动室前犹豫了一下。

“嗨，阿虚！你在这干吗？”一个从教室办公室里出来的长发女生冲我问道。

她是朝比奈学姐的同学，大有来头，是 SOS 团的名誉顾问，现在读高二。

对任何人我都能昂首挺胸，唯独对她只有低头的份儿。

“你好哇！”我用运动社的问候方式和她打招呼。

“哈哈，你好——”鹤屋学姐笑着抬起一只手，突然，她发现我竟然站在学生会活动室的门前，“怎么了？你到学生会有什么事？”

“啊？”

我心想，我就是来问有什么事的，我可不想和学生会有什么瓜葛。

鹤屋学姐一向精力充沛，和春日不分上下。她神采奕奕地走到我身旁，我本能地向后退去。

她俯到我的耳边，小声问道：“嗯？阿虚你——该不会是学生会的间谍吧？”